

315

K255.657  
11/6/91

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身残志坚

——密特朗传

[英] 丹尼斯·麦克希恩 著  
李恩广 译



A1002517

时代文艺出版社

## 译 序

1981年5月，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密特朗当选为总统，使法国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自1958年戴高乐将军建立第五共和国以来左翼政党（包括法国共产党）第一次执政的局面。

密特朗，1916年出生在法国夏郎省雅尔纳克城。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青年时代在巴黎政治学院学文学和法律，毕业后短时期内做记者和律师。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纳粹德国俘虏，投入战俘集中营。越狱后，参加反法西斯地下抵抗运动，成为一位机智勇敢的领导人。战后担任国民议会议员。法国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局动荡，各种政治力量消长离合，每届政府平均只有半年多的寿命。而密特朗却仕途顺利，长期出任部长职务，被西方报刊称为“富有谋略的中间派人物”。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后，密特朗成为反对派领导人之一。在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与在朝派进行斗争，屡遭挫折，但他从未丧失信心，而是发挥自己的才能，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支持，因而声望日益提高。1971年他重组社会党，担任该党第一书记，在任职的十多年内，坚持与法国共产党和激进党左翼运动缔结“左翼联盟”，使社会党得到很大的发展。他曾三次参加总统竞选，在1965年和1974年先后败给戴高乐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最后，1981年，当他65岁时终于击败德斯坦，赢得大选胜利。1988年再度当

选总统，任期至1995年。

密特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政治人物。他在法国政治中接连创造了好几项新记录。1947年1月，他出任退伍军人部长，成为法国近代最年轻的部长。他连任两届总统，历时十四年，是法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首次当选总统不久，即1981年11月，密特朗被确诊身患绝症，几乎是在绝症缠身的情况下行使国家最高权力长达十三年，这在法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他自1944年8月就任戴高乐临时政府负责战俘事务的秘书长，到1995年5月离开总统府，在法国政坛上驰骋了半个世纪，是西方世界十分活跃的风云人物。密特朗曾先后三次来华访问。1961年1月，密特朗以参议员身份首次单独访华，历时三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81年和1983年又分别以社会党第一书记和国家元首的身份访华，对发展中法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1996年1月，密特朗去世，享年79岁。

本书作者收集了大量密特朗的资料，对密特朗担任总统前的活动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对于研究密特朗的生平及其主要政治活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前 言

这部介绍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著作既不以材料全面见长，也不以权威定论自居，本书的宗旨在于对主题人物以及法国社会党政府的出现作一平实浅近的介绍。

本书材料的主要来源于弗朗索瓦·密特朗本人所发表的著作和言论。密特朗共有十部著作：《在法兰西联邦的边境》（儒利亚图书出版公司，1953年版）；《法国的存在和退出》（普隆图书出版公司，1957年版）；《中国面临挑战》（儒利亚图书出版公司，1963年版）；《长期性政变》（普隆图书出版公司，1965年版）；《我所知道的真相》（法亚尔图书出版公司，1969年版）；《可行的社会主义》（瑟伊图书出版公司，1970年版）；《拳中的玫瑰》（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3年版）；《稻草和稻谷》（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5年版）；《蜜蜂和建筑师》（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8年版）；《此时此地》（法亚尔图书出版公司，1980年版）。另外还有两卷他的言论、文章和新闻报道的汇编：《政论文集》（法亚尔图书出版公司，1977年版）和《政论文集卷二》（法亚尔图书出版公司，1981年版）。对于允许我引用他的著述的出版商们，在此谨致谢忱。

法国已经出版了好几部密特朗的传记。其中罗兰·凯罗尔的《弗朗索瓦·密特朗：1945至1967》（政治学国家基金会出版社，1968年版）对于了解密特朗的早期政治活动来说，是一部不可或缺的作品。弗朗兹·奥利维埃·吉斯伯尔的《弗朗索

瓦·密特朗和历史的诱惑》(瑟伊出版社, 1978年版)的写法更加接近于新闻体,但也全面地介绍了密特朗其人。我这本浅显的小书对吉斯伯尔的作品多有借鉴。最后,还有查理·莫兰的《密友密特朗》(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 1982年版)。作者是密特朗一家的密友。书中描叙密特朗前半生的那一部分尤其出色。法国左翼所有老资格的政治家都曾撰写过一部或几部著作阐述他们个人的信念和政治主张。由于法国现行的出版法的要求,规模最小的书店也不得不出售最新的政治著述,而这种做法对于法国左翼上台执政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法国城镇的任何小型报刊销售点中,都可以看到密特朗、乔治·马歇、雷吉斯·德布雷依或让·埃伦斯坦的最新著述。英国和北美的做法与法国不同,涉及左翼的政治理论、传记、纲领和新闻报道之类的书籍只在少数不出名而思想激进的书店中大量出售。而在法国,有关社会党的观点和活动的书籍却象西姆农的惊险小说一般容易购得。对此是要付出代价的。巴黎的出版界小心审慎以及作家、学者、出版商、评论家和电视采访记者们搞小圈子往往是作茧自缚。正如雷吉斯·德布雷依在《教师、作家、名人:当代法国的知识分子》(韦尔索出版社, 1981年版)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看来,为了获得电视记者就一本书进行采访所付出的努力,要超过撰写该书本身所花费的心血。德布雷依在就法国左翼问题进行评论的作者中,属于受到采访和介绍最为经常的人之一(密特朗将他带进爱丽舍官并任命他为拉丁美洲事务顾问后,他在电视上越发受到欢迎),所以他的评论是有根据的。但是从英国来的人看到法国左翼的书籍能够广为流传,质高量多,便会十分羡慕。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拥有自己的出版社,而且大量出书。法国的主要出版公司每年也都要出版一系列政治书籍,包括左、右两翼的书籍。右翼的书籍也很多。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法兰西民主》(法亚尔出版社,

1976年版)一书共售出200万册。右翼作家已经在集中攻击密特朗政府。法国政治书籍的出版非常迅速,与英、美的传统做法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法国,一本书从交稿到出版仅仅需要6周时间,而在英国或者美国,则需要9至18个月。这说明书籍在法国关于时事问题的政治讨论中是起作用的。在多元化的民主制中,右翼观点在公众论坛中应拥有自己的地位(即或不配享有地位,通常也能花钱买到)。但是社会党的言论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观点与右翼比较,更为明确、更富于逻辑性和说服力,因而吸引力较大。在大多数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中,左翼思想是受到限制的,或是无从表达和发表,或是书籍的发行量受到限制。法国左翼尽管缺乏利用电视和广播的条件,但他们有出版书刊的传统,1968年以后,这种传统对社会党思想的传播所起的促进作用尤为突出。

由于有关法国左翼的书籍和由左翼领导人撰写的书籍不断涌现,对有意就这个题目进行写作的人来说,事情就容易得多了。自从1945年以来,关于法国的政治情况也出版了一些极好的英文书籍。D·L·汉利、A·P·克尔和N·H·韦斯特所著的附有优秀书目的《当代法国:1945年以来的政治和社会》(鲁勒奇和克刚·保罗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文森特·赖特所著的《法国的政府和政治》(哈钦森出版社,1978年版)是两部很好的全面的介绍。P·M·威廉斯所著的《危机和妥协》(朗曼出版社,1964年版)一书对于第四共和国的介绍尤其精彩,他写的《法国的政治家和选举:1951—1969》(卡普出版社,1971年版)一书对密特朗1965年竞选总统和戴高乐在选民中拥有的优势都写得非常出色。J·R·弗里亚斯所著《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任期中的法兰西》(乔治·艾伦—昂温出版社,1981年版)对1974年至1981年的一段时间写得既简明,又公正。关于法国左翼,有R·W·约翰逊的《法国左翼的长征》(麦克

米伦出版社，1981年），时间写到1980年，读来趣味盎然。这本书内容严肃，但充满激情。尼尔·纽金特和戴维·洛合著的《法国的左翼》（麦克米伦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写到1981年5月，对于渴望了解法国左翼各派的机构和组织状况的人来说，是一本必读的书。

还有两本综合性的书籍也值得一提。约翰·阿德的《新法兰西》（企鵝出版社，1977年第三版）一书，虽较少地涉及政治问题，但是对法国自1945年以来的变化情况作了精彩的叙述。如要了解在此之前的时期，要了解密特朗和法国左翼，就必须上溯到19世纪。西奥多·蔡尔丁所著的《1848—1945的法兰西》（卡普出版社，1973年版）堪称是关于法国的最优秀的英语著述之一。

很明显，许多材料是从法国报刊，特别是《世界报》、《晨报》和《新观察家》杂志上搜集来的。但是英国的公众至少还应该感谢英国各家大报驻法的记者们，不承认这一事实是不公平的。在高级报纸和周刊上，英国记者关于法国的报道是出类拔萃的。这支驻巴黎的记者队伍显然都是热爱国家的，对这个国家他们有时温情脉脉，有时又严厉苛刻，作出了在英国新闻媒介中关于外国的最为杰出的报道。

有不少人曾经同我讨论过密特朗和法国左翼的问题，或是读过本书的草稿。我要感谢拉伊拉·阿苏林、马克·库辛斯、纳迪亚·格斯特康、柯林·冈兹、米歇尔、勒梅尔、法布里斯·勒坎特莱克、大卫·洛、柯林·麦凯克、海伦·普尔、德勃拉·斯密斯和琼·斯密斯等人所作的评论和给予的帮助。同时还要感谢克里斯多弗·威尔逊，他在普罗旺斯的仲夏的阳光下一边喝着基尔酒，一边建议我写一本书，以我对1981年5月法国社会党的胜利所怀抱的热情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就密特朗和他的政治历史作些解释。

最后，谈谈关于语言的问题。除了绝对不可避免的情况，例如 autogestion（这个词的字面含义是自行管理，但也含有工人控制、社团参与、民主计划等概念，无法用一个简单的英文词来表达），我尽可能不用法文词汇。因此，我所使用的英文表述方式有时会使研究或学习法语的人觉得累赘和不满。但是为了避免引用法文原文，需要付出这样一个小小的代价。我认为，法国政治十分重要，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我们英国的那些有幸被称职的法文教员灌输了法语基础知识的人们。因此，我想把本书写得使那些甚至还不知 être 这一动词的变位情况的人都能够读来感到亲切。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尽量避免法国人爱用缩写的习惯。我把政党的名称用英语全文译出。虽然这会使研究法国政治的人感到别扭，但我是有意这样处理的。如果你非常熟悉法文缩写词，在看书时能牢记它们的含义，那末把法文缩写词直接搬过来也无不可。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法国政治的英文书中，作者开列了 79 个缩写词，准备在书的正文中使用。其中有十个词用字母 U 打头（UDF, UDR, UDSR, UEC, UFE, UGSD, UNEF, UNR, UNR-RP, URP）。这是一种把政治变成一个神秘领域的做法，其结果是只有那些熟悉缩写的人们才能步入这一领域的大门。



# 目 录

译序 .....	( 1 )
前言 .....	( 3 )
第一章 1981 年 5 月 .....	( 1 )
第二章 在天主教的哺育下 .....	( 16 )
第三章 抵抗运动领导人 .....	( 27 )
第四章 最年轻的部长 .....	( 40 )
第五章 殖民地问题 .....	( 53 )
第六章 戴高乐当政 .....	( 66 )
第七章 下野 .....	( 81 )
第八章 总统候选人——1965 年 .....	( 95 )
第九章 从胜利到灾难 .....	( 111 )
第十章 社会党的诞生 .....	( 127 )
第十一章 共同纲领和左翼联盟 .....	( 142 )
第十二章 总统候选人——1974 年 .....	( 156 )
第十三章 德斯坦年代 .....	( 173 )
第十四章 同共产党决裂 .....	( 190 )
第十五章 最后的在野岁月 .....	( 207 )
第十六章 总统候选人——1981 年 .....	( 223 )
第十七章 密特朗总统 .....	( 241 )

## 第一章 1981年5月

你要么为剥削者服务，要么为被剥削者服务。

1981年5月10日傍晚，如果你身在巴黎，这就意味着你是法国历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的见证人。如同当代历史的许多场合一样，这一场合绝大部分也是在电视上展现的。我同几位朋友在巴黎工人居住区里一所小公寓观看电视。电视节目的各个频道都要等到晚上8时才能够宣布现任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和社会党的挑战者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总统的结果。在巴黎，投票在晚上8时结束，外地是在晚上6时结束。数百万张印有吉斯卡尔·德斯坦或者密特朗的名字的灰白色的纸条正在计算之中。

电视台已经雇用了一批批计票员，将他们调查计算的结果输入电脑，选举结果将在巴黎投票结束之际立即公布，其精确程度达到了小数点后几位数字。人们普遍认为，当时法国的首席政治采访记者让·皮埃尔·埃尔卡巴赫是亲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这一天，他在电视节目中一直谈到晚上8时，脸上始终神态自若。但是，当宣布谁将出任下届法国总统的时刻来临时，他的嘴巴不由得显露出痛苦的表情。埃尔卡巴赫的面孔消失了，代之以电脑中储存的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面孔。屏幕下方时而显现出一段文字，说明他已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同我在一起的一群工人、知识分子和社会党的活动分子高

兴得欢呼起来。这些法国男女们为密特朗的胜利感到无比的高兴。他们很少有人记得社会党政府曾在法国执政。他们大多在70年代曾经为社会党的竞选活动进行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有的人是从别的政党转入社会党的。吉斯卡尔·德斯坦落选使那些自称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为之感到高兴。

法国在对外宣传中精心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是：尽管有能源危机，但仍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协和式飞机和高速火车、文化、高级烹调艺术以及蓝色海岸的狂欢。但是，我的同伴们对这个23年来一直由保守派统治的国家并不是这样看的。如果你没有工作，那么，失业率的增长就会使你很难找到工作。如果你是一名工会积极分子，那么你就可能被解雇。如果你是一个外籍移民，那么就面临着警察的骚扰。如果你是大学生，你的大学或许会关闭。如果你是一名广播记者，那么有许多问题你都不能向政府部长提出。尽管有一些法律上的改革，但如果你是一个妇女，你还是很难获得堕胎和避孕的便利。

如此这般的法国，同大多数杂志上所大力介绍的那个法国，同成千上万的度假者前来欣赏其自然美景时所看到的法国完全不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经就不同国家的人民在80年代以何种态度看待其本国社会的问题作过调查，结果表明，26%的法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社会是不公正的，而在英国持这种观点的人只占17%。更有意思的是，49%的法国人自视为平等主义者；而在英国，这类人只占18%。在英国或美国，身为移民、工会积极分子或失业者，其处境很可能同在法国大同小异。但是法国长期由右翼统治，政治又绝少更替变化，在我的朋友们看来，密特朗的胜利将会以某种方式使这些问题得到纠正。

社会党总部壮观美丽，距国民议会仅一箭之遥，我在密特朗的胜利宣布以后，登上地铁前往那里。在庭院中搭起了帐

篷，人们正在用香槟酒招待来宾。这一晚，那里人潮汹涌，一片欢腾。巴黎的群众在狭窄的前门外面欢唱，电视摄像机的灯光使这个暖热的夜晚热得令人难以忍受。党的领导人利奥内尔·若斯潘、洛朗·法比尤斯和加斯东·德费尔四处走动，面无表情地同人们握手，试图发表一些有意义的讲话，但他们都对社会党最终获胜流露出惊诧的神情。在一个角落里，一架小型电视机不时地放映法国中部一个小旅馆外面的场面。这是位于密特朗的选区中心地带的希农堡的老莫尔旺旅馆。新任总统就是在那里等候宣布选举结果的。突然间，电视播放人停止了他们在巴黎播放室内的采访谈话，把镜头转向希农堡。64岁的密特朗在电视上出现了，他身材矮小而颇为粗壮，宣读了一篇简短的胜利演说。他内心必定激动不已，但脸上却不露声色。

我离开社会党总部以后，沿着圣·热尔曼大道朝前走。当我走近位于拉丁区中心地带的圣·米歇尔大道的交叉路口时，人群更加拥挤了。汽车鱼贯而行，按着喇叭，车上的乘客挥动着红色的玫瑰花束和旗子。他们越过塞纳河开往巴士底广场——自从1789年7月14日那个光辉的日子以来，巴士底广场成为有意示威反对权威的人们汇集到的地方。社会党人料定到密特朗会取胜，已经作好准备，前去巴士底广场组织庆祝活动。党的第一书记利奥内尔·若斯潘曾经号召支持密特朗的人们在宣布获胜以后、密特朗发表一系列广播谈话期间前往该地。此时，人群正涌向广场。驾驶汽车前来的人由于车辆无法继续行进而把车停放下来，停放的汽车排成了三层。一向面孔铁板的巴黎警察也露出了笑容，对这种大量违反交通规则的现象视若无睹。

巴士底广场内已是寸步难行。那里聚集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来过又离开了？50万？100万？简直无法计算。人流从附近的地铁车站，从通往广场的各条大街上，源源不断地涌往广

场。有的三三两两，有的排成长队，队伍前面打着社会党或者工会的旗帜。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歌唱家、演员、作家和政治家们向群众发表演说并且表演节目。在法国其他主要城市，也有类似的场面，只是规模稍小一些。然而在巴黎的巴士底广场，大家如此隆重地共同欢庆政治上的成功，这对于在场的年轻人来说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至于年长一些的人，对他们来说，唯一足以与这个场面相类比的情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解放所举行的庆祝活动。在他们看来，密特朗的胜利是法国的再一次解放。午夜过后几秒钟，巴黎遇到一场暴风雨的袭击，但是庆祝活动丝毫不受影响，继续通宵达旦举行。

世界其他各地的人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肖像消失了。外交官和记者们竞相用电传机发出他们对即将出任法国总统、任期至1988年才届满的这个人物的描述。简略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30多年来，密特朗一直是政界的知名人物，关于他的剪报材料多得不可胜数。他曾是战时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人。他曾在第四共和国的11届政府内任职。他在1965年总统选举中与戴高乐对阵。自1971年以来，他出任社会党领袖。他曾同法国共产党签署《共同纲领》并同他们以及左翼激进运动一起组成了左翼联盟。在1974年的总统选举和1978年的议会选举中，他都几乎获胜。

还可以补充一些细节。他结婚已近40年，婚后生活和谐。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他在巴黎和法国南部拥有住宅。1960年以前，他信奉天主教，但是到了1975年，他宣称不再信教。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乡下人。他的家里到处是书，他喜爱本国的文学。这里我要引用一句另外一位搞政治的藏书家迈克尔·富特的话，“掌权的人没有时间读书；但不读书的人却不能掌权。”密特朗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已经出版了十本著作，市上还出售他的厚厚的两卷演讲、文章和论文的集子。他曾多次前

往佛罗伦萨进行研究工作，撰写梅迪齐亲王、那位伟大的洛伦索的传记。人们是否应当到文艺复兴的政治风格中去考察真实的密特朗呢？

乍一看，他的政治生涯肯定包含有马基雅弗利所欣赏的那种灵活与圆通的因素。在出任第四共和国的部长时，他曾支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而20年以后，他又以社会党领袖的身份乞灵于马克思，他是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由于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通向权力的捷径才转而信奉这个主义呢？或许他向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具有法国式的共和民主观念，以后这种观念逐步加强，直到认为法国若要实现自己的箴言，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那就必须经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他对于共产主义和法国共产党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形成他的外交政策的较为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他不断指责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俄国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克里姆林宫对东欧的控制，还是他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智利和希腊所起的作用和对华盛顿继续支持拉丁美洲独裁政权所进行的同样坚决的谴责？

关于密特朗，已经有三本用法文版的大部头传记和无数的传略。但对他的政治性格尚无定评。法国最富有经验的政治作家们在试图描绘他的个性时，经常使用的形容词是“谜一般的不可捉摸”。他被描绘为“病态的腼腆”，却又具有“一种惊人的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发冲动”。他经常因遭侮辱而受到伤害，但也能对别人进行最伤人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攻击。据称，他有一种近乎“女性魅力”的政治上的诱惑力，而“他的冷酷刻薄也同样令人难以忍受”。一位观察家称，“这个人是复杂的，并用自己的复杂性来保护自己。”

现在，他当上了总统。过去的朋友们与政治上的同事们可以随便接近的那个密特朗——他在咖啡馆里同选民谈话时，允

许记者旁听——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党的领袖成了全法兰西的总统。现在，他的行动比言论更加重要。今后对他评价的标准将有别于以往。在本书中，我试图叙述密特朗的生活和政治活动，希望这样能为理解他在总统任期中如何行事和为何如此行事提供一些线索。此书只能是一个粗浅的介绍，因为我们必须等待几年以后才有可能对他在法国历史上的作用作出恰当的评价。要想充分反映他在学识、文化素养和热爱乡村方面的丰富多采的个性，以及他大部分政治生涯中的戏剧性，就需要具有小说家的才能。巴尔扎克会把他描绘栩栩如生，而在英国，则只有迪斯累里才能胜任刻画密特朗这个角色的任务，因为他是最为擅长描绘政治人物的英国作家。

人们通常把 1968 年视为战后法国左翼历史上的转折点。在当年 5 月的政治风暴中所爆发的激情，拉丁区那已经开裂的鹅卵石路面上吹过的革命之风，学生的标语所反映的兴高采烈的想象力，这一切对于政治评论家们——特别是法国以外的——来说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关于 1968 年 5 月的书籍难计其数。但就我所接触到的情况来说，尚未见到一本描绘 1971 年埃皮内代表大会的著作。而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密特朗为首的现代法国社会党。学生上街可以动摇一个政府。工人罢工能使政府心惊胆战，不得不作出让步或者进行镇压。然而只有拥有广泛基础的政党才有可能通过民主制度的选举过程真正取代一个政府。这就是埃皮内大会和 1981 年社会党获胜之间的联系。同自发性相比较，组织机构是一种更加持久的政治工具。上街游行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赢得议会多数或总统职位则是不可或缺的。不过赢得多数选票本身不应当是目的，还必须制订出准备付诸实施的目标和政策，以实现人们入党为之奋斗的种种变革。密特朗坚持了 1972 年同共产党一起制定的那一整套社会主义政策。他所到之处公开地为这些政策

辩护，他给人的印象是，这些政策并非一纸空文，一旦他上台执政，便会将它们抛弃或大打折扣。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党人正企图通过选举夺取政权，并在取得政权后拟订他们所要实施的政策，因此，对他们来说，近年来密特朗、法国社会党和左翼的历史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对法国政治，特别是法国左翼只进行一般性的（也许是过于简单化的）介绍，对密特朗的生涯就是以此为背景来加以描述的。

“左翼”这个政治形容词起源于法国。1789年革命后几周，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一次辩论中，那些主张国王应当具有强大的力量并拥有否决法律的权力的议员坐在会议主席的右侧，而主张国会应当拥有强大的权力足以控制和监督行政部门的议员则坐在左侧。就这样，左翼和右翼的说法产生了，这个政治术语已经传到远离法国的地方。在法国革命史中，我们还发现，有许多矛盾仍然有待今天法国的和其他地方的左翼去解决：既要保证个人自由又需要有效地运用国家权力；既要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又要对其他国土上的民族具有号召力；既要通过法律支持革命斗争，又要有革命精神，构筑街垒和采取直接行动。

马克思和列宁的许多政治范畴和范例都来自法国左翼的历史，他们的著作中充满着关于波拿巴主义、热月和巴黎公社的叙述。全世界的社会党人都被法国左翼的历史所吸引——尽管自己没有意识到。权势集团的人物经常说，“左翼”一词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我们不应谈论一种社会主义或一种左翼，而应当谈论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和左翼。19世纪伟大的法国政治家阿道夫·梯也尔虽然是一位忠贞不渝的共和派，但却认为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877年曾说过，“我们不再谈论社会主义了，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摆脱了社会主义。”恐怕很少有人走得象他那么远了。



1976年，当时任法国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的著作《法国的民主制》一书中宣称，一共有四个法国，而不是两个。密特朗倾向于把他的国家划分为“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两大阵营的说法。另外一些人则把宗教或地区视为理解法国各种政治观点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当然，法国左翼从来不只是由产业工人阶级所组成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工业化的效果才在法国充分显示出来；而早在1900年，英国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入口就比1950年的法国少。左翼在法国农民中的活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巴黎政府对刚刚取得政治权利的农民课以极其沉重的赋税。今天，社会党和共产党人都从法国、特别是南部和西南部产酒地带的小农阶层中获得了很大的支持。

不少各不相同的民主国家的评论家们可能都希望左翼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将会消失。但正如法国散文家爱弥尔·阿兰所指出的：“当有人问我，左派和右派政党之间以及左翼分子和右翼分子之间的分野是否仍然具有意义时，我头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位提问者肯定不是左翼的成员了。”

左翼已经在法国历史上存在了近200年，可是它几乎从来没有上台执政。在本世纪，1936年，人民阵线的政府仅仅执政两年。战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同基督教民主党人一起参加了联合政府，该政府最初由戴高乐将军主持。1956年，社会党领袖居伊·摩勒担任总理两年，但他在任期内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却是那些几乎算不上是左翼的行动，例如在苏伊士运河的冒险行动和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这种野蛮行为。事实上，左翼不得等到1981年才有了一位总统并在国民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现在，密特朗及其政府肩负着近200年的理论宣传和希望以及过去失败的历史，而法国和全世界人士都在注视着法国的左翼在取得政权之后是否能实现他们多年来如此强